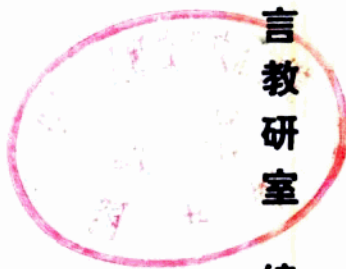


12830

大学语文

昆明陆军学校文化科学教育部

语言教研室 编



2

一九八四年一月



目 录

(第二分册)

小 说

文体介绍·····	(1)
席方平·····	蒲松龄 (3)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·····	冯梦龙 (13)
伤 逝	
——涓生的手记·····	鲁 迅 (34)
春 蚕·····	茅 盾 (56)
爱尔克的灯光·····	巴 金 (81)
华威先生·····	张天翼 (86)
薄 奠·····	郁达夫 (95)
天山深处的“大兵”·····	李斌奎 (108)
高山下的花环 (节选) ·····	李存葆 (133)
三角梅·····	王中才 (158)

传记文学

文体介绍·····	(176)
李将军列传·····	司马迁 (178)
苏武传 (节选) ·····	班 固 (194)

小 说

文体介绍

小说是文学的一大样式，它是运用叙述、描写等各种艺术手法，通过完整的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，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，广泛地、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。

“小说”这一概念出自《庄子·外物篇》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道远矣。”古代小说（当时只有短篇小说，还没有长篇小说）的概念与今天小说的概念不很相同，当初之所以把小说称为小说，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文艺创作较为轻视和歧视的缘故。这一点在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得很明白，他说：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。”随着时代发展，历史的进步，小说的作用逐渐为人们重视，小说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了。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，小说不仅能感化和给人艺术享受，同时还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，变革世界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武器。成了一切艺术中最丰富的艺术，成了拥有最广大读者的艺术。

小说是用散文来写人叙事的一种文学形式。它可以运用各种表现手法，既详尽地叙述事件的前因后果，又具体地描绘社会环境、生活场所、自然景物，既能具体生动地描写人物的外貌服饰、言谈举止，又能细致地剖析人物的心理特征，既可以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，又能揭示人物的各种关系，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比起其他文学形式如剧本、散文、特写、诗歌等，小说在某些方面则表现出自

己的特点和长处。它能更自由地用散文来写人叙事，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。它不象剧本那样，要严格地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；也不象诗歌那样，要受格律、节奏、声韵的限制；也不象特写那样，要在严格地不离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来进行艺术创作。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散文，同小说比较起来，散文不要求着力塑造典型人物典型性格，也不要求有一个结构完整的故事，篇幅一般都短。所以说，小说是一种长于自由地、更细致地写人叙事、表达作品主题思想的一种文学形式，它和其它文学形式比较起来，其基本特征是：能更细致、更多方面地刻画人物；有更丰满、更完整的情节；以及表现得更多、更具体的环境。

小说的分类是非常复杂的。就题材的时代分类：有历史小说，现代小说；就文体的区别分类：有白话小说、文言小说、诗体小说；就体裁的区别分类：有日记体小说、书信体小说、章回体小说等等。但最常见的分法则是根据小说篇幅的长短，容量的大小、人物的多少、情节的繁简而分为长篇、中篇、短篇三类。

席 方 平 (1)

蒲 松 龄

席方平，东安人(2)。其父名廉，性戇拙(3)。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隙(4)，羊先死；数年，廉病垂危，谓人曰：“羊某今贿嘱冥使拷我矣(5)。”俄而身赤肿，号呼遂死。席惨怛不食(6)，曰：“我父朴讷(7)，今见凌于强鬼，我将赴地下，代伸冤气耳。”自此不复言，时坐时立，状类痴，盖魂已离舍矣(8)。

席觉初出门，莫知所往，但见路有行人，便问城邑。少选(9)，入城。其父已收狱中(10)。至狱门，遥见父卧檐下，似甚狼狈，举目见子，潸然涕流(11)。便谓：“狱吏悉受贿嘱，日夜拷掠，胫股摧残甚矣！”席怒，大骂狱吏：“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(12)，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”遂出，抽笔为词(13)值城隍早衙(14)，喊冤以投。羊惧，内外贿通，始出质理(15)。城隍以所告无据，颇不直席(16)。席忿气无所复伸，冥行百余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状，告之郡司(17)。迟之半月，始得质理。郡司扑席(18)，仍批城隍覆案(19)。席至邑，备受械梏，惨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讼，遣役押送归家。役至门辞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诉郡邑之酷贪。冥王立拘质对。二官密遣腹心，与席关说，许以千金。席不听。过数日，逆旅主人告曰(20)：“君负气已甚，官府求和而执不从，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，恐事殆矣。”席以道路之口(21)，犹未深信。俄有皂衣人唤入。升堂，见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词，命答二

十。席厉声问：“小人何罪？”冥王漠若不闻。席受笞，喊曰：“受笞允当（22），谁教我无钱耶？”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两鬼摔席下（23），见东墀有铁床（24），炽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脱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复揉捺之。痛极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约一时许，鬼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扶起，促使下床着衣，犹幸跛而能行。复至堂上。冥王问：“敢再讼乎？”席曰：“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讼，是欺王也。必讼！”又问：“讼何词？”席曰：“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”冥王又怒，命以锯解其体。二鬼拉去，见立木，高八九尺许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下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将就缚，忽堂上大呼“席某”，二鬼即复押回。冥王又问：“尚敢讼否？”答云：“必讼！”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夹席，缚木上。锯方下，觉顶脑渐辟，痛不可禁，顾亦忍而不号。闻鬼曰：“壮哉此汉！”锯隆隆然寻至胸下。又闻一鬼云：“此人大孝无辜，锯令稍偏，勿损其心。”遂觉锯锋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顷，半身辟矣。板解，两身俱仆。鬼上堂大声以报。堂上传呼，令合身来见。二鬼即推令复合，曳使行。席觉锯缝一道，痛欲复裂，半步而仆。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，曰：“赠此以报汝孝。”受而束之，一身顿健，殊无少苦。遂升堂而伏。冥王复问如前，席恐再罹酷毒（25），便答：“不讼矣。”冥王立命送还阳界。隶率出北门（26），指示归途，反身遂去。

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（27），奈无路可达帝听（28），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（29）。其神聪明正直，诉之当有灵异。窃喜两隶已去，遂转身南向。奔驰间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“王疑汝不归，今果然矣。”摔回复见冥王。窃意冥王益怒，祸必更惨，而王殊无厉容，谓席曰：“汝志诚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贵

家，何用汝呜呼为？今送汝归。予以千金之产、期颐之寿（30），于愿足乎？”乃注籍中（31），嵌以巨印，使亲视之。席谢而下。鬼与俱出，至途，驱而骂曰：“奸猾贼！频频反复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当捉入大磨中，细细研之！”席张目叱曰：“鬼子胡为者！我性耐刀锯，不耐挞楚。请返见王。王如令我自归，亦复何劳相送。”乃返奔。二鬼惧，温语劝回。席故蹇缓（32），行数步，辄憩路侧。鬼含怒不敢复言。

约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门半开，鬼引与共坐，席便据门闾（33）。二鬼乘其不备，推入门中。惊定自视，身已生为婴儿。愤啼不乳，三日遂殇（34）。魂摇摇不忘灌口，约奔数十里，忽见羽葆来（35），幡戟横路（36），越道避之。因犯卤簿（37），为前马所执（38），繫送车前。仰见车中一少年，丰仪瑰玮（39），问席何人。席冤愤正无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当能作威福，因缅诉毒痛。车中人命释其缚，使随车行。俄至一处，官府十余员，迎谒道左。车中人各有问讯。已而指席谓一官曰：“此下方人（40），正欲往诉，宜即为之剖决。”席询之从者，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（41），所嘱即二郎也。席视二郎，修躯多髯，不类世间所传。九王既去，席从二郎至一官廨（42），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。少顷，槛车中有囚人出（43），则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当堂对勘（44）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战栗，状若伏鼠。二郎援笔立判。顷之，传下判语，令案中人共视之。判云：“勘得冥王者：职膺王爵（45），身受帝恩。自应贞洁以率臣僚，不当贪墨以速官谤（46）。而乃繁纓菜戟（47），徒夸品秩之尊（48）；羊狠狼贪（49），竟玷人臣之节。斧敲斤斫（50），妇子之皮骨皆空；鱼食鲸吞，蝼蚁之微生可悯。当掬西江之水

(51)，为尔湔肠(52)；即烧东壁之床(53)，请君入瓮(54)。城隍、郡司：为小民父母之官，司上帝牛羊之牧(55)，虽则居职下列(56)，而尽瘁者不辞折腰；即或势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应强项(57)。乃上下其鹰鹗之手(58)，既罔念夫民贫；且飞扬其狙狴之奸(59)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赃而枉法，真人面而兽心。是宜剔髓伐毛(60)，暂罚冥死(61)；所当脱皮换革(62)，仍令胎生。隶役者：既在鬼曹(63)，便非人类。只宜公门修行(64)，庶还落蓐之身(65)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弥天之孽？飞扬跋扈(66)，狗脸生六月之霜(67)；隳突叫号，虎威断九衢之路(68)。肆淫威于冥界，咸知狱吏为尊(69)；助酷虐于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惧(70)。当于法场之内，剥其四肢；更向汤镬之中，捞其筋骨。羊某：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诈。金光盖地(71)，因使阎罗殿上，尽是阴霾；铜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(72)全无日月。余腥犹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。宜籍羊氏之家(73)，以赏席生之孝。即押赴东岳施行(74)。”又谓席廉：“念汝子孝义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赐阳寿三纪(75)。”因使两人送之归里。席乃抄其判词，途中父子共读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苏，令家人启棺视父，僵尸犹冰，俟之终日，渐温而活。及索抄词，则已无矣。

自此家日益丰，三年间，良沃遍野，而羊氏子孙微矣。楼阁田产，尽为席有。里人或有买其田者，夜梦神人叱之曰：“此席家物，汝乌得有之！”初未深信，既有种作，则终岁升斗无所获，于是复鬻归席(76)。席父九十余岁而卒。

异史氏曰(77)：“人人言净土(78)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(79)，且不知其所以来，又乌知其所以去；而况死而又死，生

而复生者乎？忠孝志定，万劫不移（80），异哉席生，何其伟也！”

题 解

本篇通过席方平在冥府代父伸冤的故事，曲折地反映了清朝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官吏的残暴贪婪。作品中虽也有宣传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，但对封建黑暗统治的揭露是相当深刻的，是《聊斋志异》全书同类题材中很突出的一篇。

作者简介

蒲松龄（1640—1715），字留仙，号柳泉居士，世称聊斋先生，山东淄川（今淄博）人。他应试不利，七十一岁才成贡生。生平除了有一年在苏北宝应县当幕客外，都在家乡附近教书，过着清苦的塾师生活。这使他有较多机会接触人民，了解人民的愿望和苦难。他能诗善文，在二十岁左右已开始创作《聊斋志异》，五十岁才基本写定，一共写了近五百篇。作品通过谈狐说鬼或述异闻故事来批判当时的社会、政治，成为我国优秀的古典短篇小说集之一。除《聊斋志异》外，蒲松龄还著有《聊斋文集》、《聊斋诗集》、《聊斋俚曲》和关于农业，医药等通俗读物多种。

注 释

①选自《聊斋志异》

- ②安东：今河北安次。
- ③戆(gāng杠)拙：憨直朴实
- ④有隙：有怨仇。
- ⑤冥使：阴间的公役。撈(Péng朋)鞭打。
- ⑥惨怛(dá达)：悲痛。
- ⑦朴讷(nè)：朴实，不善讲话。
- ⑧魂已离舍：灵魂已离开躯体。
- ⑨少选：一会儿。
- ⑩收：拘押。
- ⑪潜(shān衫)然：流泪的样子。
- ⑫王章：王法。
- ⑬词：讼词，即状子。
- ⑭早衙：早上坐衙。古时官吏坐堂审案叫坐衙。
- ⑮质理：这里指对证受审。质：双方对质。理：办理，即审案。
- ⑯不直：不以为然，不认为有理。
- ⑰郡司：州府的长官。这里指阴间一郡的长官。
- ⑱扑：打板子。
- ⑲覆案：重审。
- ⑳逆旅：旅馆。
- ㉑道路之口：道路上的传说。
- ㉒允当：犹如说“合该”，这里是愤激不平的反话。
- ㉓捫(zuó昨)：揪，抓着头发。
- ㉔东墀(chí迟)：东边台阶上。
- ㉕罹(lí离)：遭受。

②⑥ 隶：差役。

②⑦ 阴曹：阴间的官署。

②⑧ 达帝听：让玉皇大帝听到。

②⑨ 灌口二郎：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杨戩（jiàn剪）。相传他是玉皇大帝的外甥。灌口：在四川灌县。

③⑩ 期颐：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百年曰期颐。”

③⑪ 注：登记。籍：名册。

③⑫ 蹇（jiǎn简）：迟钝。这里是跛脚的意思。

③⑬ 门阈（yù域）：门槛。

③⑭ 殇（shāng伤）：未成年而死。

③⑮ 羽葆：用鸟羽装饰的车盖。

③⑯ 幡：仪仗队中的一种旗。戟：随从卫士拿的武器。

③⑰ 卤（lǔ鲁）簿：古代帝王出外时在其前后的仪仗队。汉以后王公大臣也有卤簿。

③⑱ 前马：开路的马队。

③⑲ 丰仪瑰（guī鬼）玮：丰采仪表高贵魁伟。

④⑩ 下方：下界，即人世。

④⑪ 殿下：古代对太子、亲王的尊称。

④⑫ 官廨：衙署。

④⑬ 槛车：囚车。

④⑭ 对勘：对质。

④⑮ 膺：担任。

④⑯ 贪墨：贪污。逮：招致。官谤：做官不称职被人非议。

④⑰ 繁（pán盘）缨：古时高官贵族马腹下的饰带。桀戟：木制的

戟，作仪仗用。

④品秩：等级，职位。

⑤羊狠狼贪：这里形容冥王的贪狠。语出《史记·项羽本记》：“很如羊，贪如狼”。很：不听从。“很如羊”一作“狠如羊”，羊虽驯服，但好斗，所以说“狠如羊”。

⑥斧敲斤斫（zhuó琢）：斧、斤都是砍木用的铁器。斫：砍削。

⑦西江之水：《五代史》：周王仁裕梦人剖其肠胃，以西江水涤之”。

⑧湔（jiān煎）：洗。

⑨东壁之床：应是指上文席方平在东墀受炮烙之刑的地方。

⑩请君入瓮：唐代，周兴和来俊臣都是武则天时的酷吏。周兴犯罪，武则天命来俊臣审问。来问周道，审问囚犯每每不肯认罪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周说：拿一个大瓮，四围用炭火烧热，把犯人放在里面，还怕他有什么不肯招认的！来便叫人烧好大瓮，然后对周说，上头有命令叫我审问你，请君入瓮罢！于是周惶恐伏罪。后人用此典故比喻“作法自毙”的意思。

⑪牛羊之牧：“牛羊”比喻老百姓。牧：引伸为治理，这句意为奉上帝命统治老百姓。

⑫下列：下级。

⑬大僚：大官。强项：同“疆项”，倔强，不肯低头，形容刚直不屈。东汉董宣为洛阳令，杀湖阳公主恶奴。光武帝令小黄门挟持董宣，使他向公主谢罪，宣两手据地，始终不肯低头，光武帝称之为“疆项令”（见《后汉书·董宣传》）。

⑭鹰鹗（zhì置）：凶猛的鸟。借以形容官吏的凶恶。

⑤⑨狙(jū拘)：一种性情狡猾的猴子。狻(kuài快)：狡狻。

⑥⑩剔髓伐毛：挑骨髓，刮毛发。严刑惩办的意思。

⑥⑪冥死：阴间死刑。

⑥⑫草：兽皮。

⑥⑬鬼曹：鬼辈。

⑥⑭公门修行：公门指官署。修行：佛教名词。佛教徒谓依据佛说教义去实行为“修行”。古时认为官署操人民的生死大权，在官署做事的人，如能行善救人，就等于“修行”。

⑥⑮落蓐：落在产蓐上，意思是出生为人。

⑥⑯飞扬跋扈：骄横放肆。

⑥⑰六月之霜：用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典故。此处比喻差役的脸上象蒙上了霜一样冷酷无情。

⑥⑱九衢(qú渠)之路：四通八达的大路。

⑥⑲狱吏为尊：《史记·绛侯世家》载：周勃曾经坐过牢，受到狱吏的侮辱。出狱后周勃对人说：“吾尝将百万军，然安知狱吏之尊乎？”

⑦⑩屠伯：指杀人的酷吏，即今所说刽子手。

⑦⑪金光盖地：指钱多。金钱的闪光笼罩整个地府。

⑦⑫枉死城：传说中枉死鬼住的地方。

⑦⑬籍：查抄没收。

⑦⑭东岳：即泰山。传说泰山神东岳大帝是掌管阴间赏罚的。

⑦⑮阳寿三纪：阳间的寿命三十六年。我国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。

⑦⑯鬻(yù育)：卖。

⑦⑰异史氏：作者自称。《聊斋志异》所说多为“怪异”，故自称

“异史”。

⑦⑧ 净土：佛教传说中的西方极乐世界。

⑦⑨ 意念都迷：意识知觉都迷糊了。

⑧⑩ 万劫：佛家认为世界一成一毁叫做一劫。万劫就是万世的意思。
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冯 梦 龙

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间，①日本国关白作乱，侵犯朝鲜；朝鲜国王上表告急，天朝发兵泛海往救。有户部官奏准，日今兵兴之际，粮饷未充，暂开纳粟入监之例。②原来纳粟入监的，有几般便宜：好读书、好科举、好交结，未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。以此宦家公子，富室子弟，到不愿做秀才，都去援例做太学生。自开了这例，两京太学生各添至千人之外。内中有一人姓李名甲，字子先，浙江绍兴府人氏；父亲李布政③所生三儿，惟甲居长；自幼读书在庠，④未得登科，⑤援例入于北雍，⑥因在京坐监，⑦与同乡柳遇春监生同游教坊司院内，⑧与一个名姬相遇。那名姬姓杜名嫩，排行第十，院中都称为杜十娘。生得：

浑身雅艳，遍体娇香，两弯眉画远山青，一对眼明秋水润；

脸如莲萼，分明卓氏文君，⑨唇似樱桃，何减白家樊素。⑩

可怜一片无瑕玉，误落风尘花柳中。

那杜十娘⑪今一十九岁；七年之内，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，一个个情迷意荡，破家荡产而不惜。院中传出四句口号来，道是：

坐中若有杜十娘，斗筭之量饮千觞；⑫

院中若识杜老嫩，千家粉面都如鬼。

却说李公子风流年少，未逢美色。自遇了杜十娘喜出望外，把花柳情怀，一担儿挑在身上。那公子俊俏庞儿，温存性儿，又是撒漫的手儿，^⑬帮衬的勤儿，^⑭与十娘一双两好，情投意合。十娘因见鴛儿贪财无义^⑮，久有从良之意；^⑯又见李公子忠厚忠诚，甚有心向他。奈李公子惧怕父亲，不敢应承。虽则如此，两下情好愈密，朝欢暮乐，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，海誓山盟，各无他志。真个：

恩深似海恩无底，义重如山义更高。

再说杜妈妈女儿，被李公子占住，别的富家巨室，闻名上门，来一见而不可得。初时李公子撒漫用钱，大差大使，妈妈胁肩谄笑，^⑰奉承不暇。日往月来，不觉一年有余，李公子囊筐渐渐空虚，手不应心，妈妈也就怠慢了。老布政在家闻知儿子阙院，^⑱几遍写字来唤他回去，他迷恋十娘颜色，终日延挨。后来闻知老爷在家发怒，越不敢回。古人云：“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。”那杜十娘与李公子真情相好，见他手头愈短，^⑲心头愈热。妈妈也几遍教女儿打发李甲出院，见女儿不统口，^⑳又几遍将言语触突李公子，要激怒他起身。公子性本温柔，^㉑词气愈和，妈妈没奈何，日逐只将十娘叱骂道：“我们行户人家，^㉒吃客穿客。前门送旧，后门迎新，门庭闹如火，钱帛堆成垛。自从那李甲在此混帐一年有余，^㉓莫说新客，连旧主顾都断了，分明接了个钟馗老，^㉔连小鬼也没有得上门。弄得老娘一家人家，有气无烟，成什么模样！”杜十娘被骂，耐性不住，便回答道：“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，也曾费过大钱来。”妈妈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你只教他今日费些小钱儿，把与老娘办些柴米，养你两口也好。别人家养的女儿，便是摇钱树，千生万活，偏我家晦气，养了个退财白虎，^㉕开了大门七件事，^㉖般般都在老身心上。到替你这小贱人白白养着穷汉，教

我衣食从何处来？你对那穷汉说：有本事出几两银子与我，到得你跟了他去，我别讨个丫头过活，却不好？”十娘道：“妈妈这话是真是假？”妈妈晓得李甲囊无一钱，衣衫都典尽了，料他没处设法。便应道：“老娘从不说谎，当真哩。”十娘道：“娘，你要他许多银子？”妈妈道：若是别人，千把银子也讨了，可怜那穷汉出不起，只要他三百两，我自去讨一个粉头代替。②只一件，须是三日内交付与我。左手交银，右手交人。若三日没有银时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公子不公子，一顿孤拐，③打那光棍出去，那时莫怪老身！”十娘道：

“公子虽在客边乏钞，谅三百金还措办得来。只是三日忒近，限他十日便好。”妈妈想道：“这穷汉一双赤手，便限他一百日，他那里来银子？没有银子，便铁皮包脸，料也无颜上门。那时重整家风，嫩儿也没得话讲。”便答应道：“看你面便宽到十日。第十日没有银子，不干老娘之事！”十娘道：“若十日内无银，料他也无颜再见了。只怕有了三百两银子，妈妈又翻悔起来。”妈妈道：“老身年五十一岁了，又奉十斋，④怎敢说谎？不信时与你拍掌为定，若翻悔时做猪做狗。”

从来海水斗难量，可笑虔婆意不良；⑤

料定穷儒囊底空，故将财礼难娇娘。

是夜，十娘与公子在枕边议及终身之事。公子道：“我非无此心。但教坊落籍，⑥其费甚多，非千金不可。我囊空如洗，如之奈何？”十娘道：“妾已与妈妈议定只要三百金，但须十日内措办。郎君游资虽罄，然都中岂无亲友可以借贷。倘得如数，妾身遂为君之所有，省受虔婆之气。”公子道：“亲友中为我留恋行院，都不相顾。明日只做束装起身，各家告辞，就开口假贷路费，凑聚将来，或可满